

說部叢書第三集第五十編

血痕



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黃 士 恆 編
全 部 四 冊
秦 漢 演 義
定 價 八

歷史小說之膾炙人口者。惟東周列義。坊間所印廿四史演義等書。淺陋歷朝。文字足與東周三國相配者。殊志乎此。今先出秦漢演義一種。以上書共計十萬餘言。分訂四冊。內容豐富。淺明。圖畫美備。可爲史料之補助。遺。實通俗教育書中之大觀也。茲錄詞如左。

(批部育教)

是書以演義體裁叙意正大措詞明顯俾史記漢書之人藉此史之智識其有裨於非淺鮮即以備高等除瀏覽不爲無補

丙(663)

中華民國七年十二月初版

(血 痕 一 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 譯 者 生

校 訂 者 冷

發 行 者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總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售 處 商 務 印 書 館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齊山路
上海棋盤街中市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長春龍江濟南
東昌太原開封洛陽西安南京杭州蘭谿
吳興安慶蕪湖南昌九江漢口武昌長沙
重慶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達縣福州
廈門廣州潮州汕頭香港桂林梧州雲南
貴陽石家莊哈爾濱新嘉坡

血痕

第一章

秋高日麗。朝氣清新。聖彼得堡偵探長林西魯塔克。坐辦公室中。流覽案牘。侍者捧報紙一束。入置几上。塔克卽檢俄都時事日報讀之。忽見封面有巨字曰。尋人賞格。急誦其文云。

今有安勃海倫。年三十八歲。身長五尺三寸。面白神清。鬚黑如八字。穿灰色便衣褲。頸繫大蝶結。頭戴鐵色便帽。足穿深黃遊戲用靴。右手御指環二。一鑲大鑽石。一作古錢形。胸懸嵌鑽金錶。並金練尺許。前夜忽於卡錫街一百三十四號家中走失。不知去向。如有人尋得。或知其下落。通風報信。因而尋獲。無論生死。均賞二萬金。一切報告。盡送警廳可也。一千八百零九年九月廿八日檢察官苛米薩爾布啟。

塔克閱竟。以報授其幫辦。加都曰。康丁河女屍。案猶未破。富人海倫。今又失蹤。懸二萬金巨賞矣。加都且讀且躍然起曰。佳哉。吾儕可探囊取之。塔克搖首曰。不可。此時而出此告白。於事殊誤。薩爾布乃蠢蠢不從我謀。須知此告一登。彼敏捷自封之冒險者。與碌碌無能之偵探。方圖攫此重賞。騷然妄作。罪證將爲所擾亂。而奸徒亦益自警備。事可立償。加都曰。然則君決其必爲奸人所刼耶。塔克曰。吾誠覺其爲然。加都曰。得毋與女屍案二而一乎。塔克曰。吾殊以爲無關。彼不過尋常殺人案。此則或有重要之意味。今有厚賞。探其事者必多。吾擬暫觀成敗。姑不著手。言次。驟聞鈴聲大震。侍者入白。薩爾布來訪。塔克微笑。顧加都曰。必爲此事求助來矣。因曰。趣延之。

侍者出。卽導一人入。軀短而肥。步履急促。目光甚銳。炯炯射人。精悍之氣。溢於眉宇。見塔克卽曰。君知安勃海倫事否。塔克起逆之曰。適已見諸報端。薩爾布

凝注之曰。此事特爲君而設。吾知賞銀已入君囊矣。塔克徐笑曰。否。薩爾布素審塔克生平。勇於任事。遇有疑難。剖決如流。不肯退蒞而稍落人後。今乃漠然若勿屬意。訝曰。吾思此案甚異。非尋常失蹤比。除君而外。無復解決之人。今聆君言。殊非所望。塔克淡然曰。謝君見重。獨余未能相助。亦竊自憾。薩爾布愈訝曰。何也。詎此案不易辦耶。塔克乃曰。非也。事或尙可爲。恐人自擾。而致難措手。吾料目前之見廣告而求辦其事者。必已不可勝數。余極不願與此輩蠢蠢者爲伍。不足佐我。而適足敗我。君何以登報之前。不先見告。薩爾布自咎曰。誠如君言。吾殊失檢。奈海倫之妹綺姑。宵來再四敦逼。囑爲懸賞。不得已而出此。晨間之求辦案者。果接踵而來。可恃者舉無其一。吾原謂非君莫可。望上爲國家地方計。下憐安勃氏門庭無主。綺姑年幼憂惶。一任其勞。公私交益。薩爾布言時。塔克默然蹀躞於一室之內。至此遽止步曰。曾有人往安勃家否。

薩爾布曰。未也。僅余接報後。曾入其室。已派警守護。不容人進。一切形迹。毋慮混亂而湮沒。塔克曰。然則君見有特別之迹象否。言時。雙眸炯炯。立待其應。薩爾布曰。略見之。今當爲君述其梗概。因言是晚十一句鐘。海倫卽由總會歸。較常爲早。家人已異之。據其老僕言。主人歸後。先入吸煙室。默坐片刻。乃趨寢室。老僕助之易衣。懸洋服於房外。授以素所嗜讀之小說。未來夢而退。其後家人咸臥。夜中初未聞聲。昨晨八句鐘。僕如例入侍。竟不見主人。遍覓無蹤。觀其衾枕有皺痕。宵來確曾就寢。疑其晨出。則外戶未啟。且未更衣。年來從未有之。乃急告家人。共相駭詫。凡於總會會友及相識處。莫不往詢。無一知者。均謂海倫性素謹密。生平舉動。概有定規。今遽無蹤。羣以爲勢殊勿吉。然謂爲奸人所刼。則門均未闢。屋中又無爭鬪之形。令人難解。因注塔克曰。吾儕盍同往觀之。塔克凝神靜聽。至是忽舉首曰。君言略見迹象。顧未語我。薩爾布曰。然。吾幾忘

却室中近牀處。陳一圓桌。桌下灰白色地毯之上。有一碎玻璃盃。傍有血跡一點。桌上所覆白布之一端亦然。此血甚奇。若云殺傷。則不應僅此二滴。塔克點首微笑曰。以殺傷言。二滴固太少。若自他方言。則已多矣。此案或竟意外簡易。出君所料。亦未可定。吾承辦可矣。薩爾布大喜。塔克復曰。吾既肩承。毋更他委。脫與他人少有關係。事可立敗。吾亦卽袖手不顧。據余目前所料。案或犯自窮兇極惡之徒。了之或非難。辦之則絕險。非萬分戒慎不可。薩爾布樂甚。極力譽之曰。大抵案情君已探得。尙未見其家景象。已審事之危險。令人驚服。塔克仍蕭然曰。吾尙未能遽斷。不過心中覺其如斯。今一刻千金。不宜妄費。趣赴安氏家觀之。因回顧加都。命出備車同去。

第二章

輕車駿馬。風飈電掣。疾馳於坦道之間。不數分鐘。塔克等三人。已抵卡錫街海

倫宅外。宅處公園之側。花木明瑟。短垣環之。尖塔平臺。迴廊石級。掩映於綠陰深處。狀極閑靜。若不覺居停之被難然。垣以外則人叢集。咸見廣告而來。轂擊於途。肩摩於門。逡巡欲入。爲修偉之二巡警所阻。則都聳肩翹足。攀短垣而內瞰。或有與門警爭者。見塔克等車至。大抵相識。皆竊竊交耳語。分兩行立道旁讓之。

家人時已奔白綺姑。趨步出迓。年可十四五。身材嬌小。眉目如畫。神色則極慘沮。薩爾布卽爲塔克與加都介紹。綺姑一一握手爲禮。導入廳事。慘然曰。重勞諸君。感誠無既。不審將得阿兄好消息來否。薩爾布慰之曰。塔克君已允相助。且晚當有佳音。姑娘毋多愁自損。忽聞外室電鈴聲甚急。綺姑蹙額欲出曰。晨間廣告出後。各方面人。多以電話研詰細情。一小時來。聽筒乃未釋手。令人煩懣。薩爾布止之曰。任之可也。脫有佳音。必來署報告。塔克亦曰。然。姑娘毋去。吾

正有事奉詢。綺姑乃止。呼老僕司圭特。命將聽筒他掛。毋令聒耳。

塔克因於懷中出一鉛筆並日記簿。且問且記曰。頃聞令兄臥室中。尙無人進。吾故擔任偵查。此事確否。綺姑曰。誠然。除薩先生昨曾入視外。僅吾與司圭特及傭婦倍拉曾進。餘無一入。卽屋中器物。亦均照舊。初未移動。塔克曰。令兄前晚所赴之總會何名。在何處。曰。赫狄街勝利彈子總會。曰。入此會幾年矣。曰。已逾十年。曰。此會是善是惡。會員若何。曰。吾亦其中一分子。知之有素。會員盡上流人物。斷無可疑者。曰。近時有新入會者否。綺姑沉思曰。無之。曰。會員中有變異之人否。譬如患神經病或頭痛者。曰。會員甚多。未能一一周知。間或有之。亦未可必。顧實勿憶矣。曰。男會員打彈畢後。每晚必進會遊息談笑否。曰。大率如斯。曰。令兄比來交得新友否。曰。不知。顧阿兄事皆語我。此獨未聞。大抵無之。曰。前日令兄曾赴他處否。曰。除總會外。不聞其他適。曰。有客來訪否。曰。並無一人。

塔克起立曰。善。其導我往寢室。綺姑卽轉身前行。薩爾布與加都亦默然俯首作沉思狀。起隨其後。

四人旣出客廳。經一長廊。過應接室。盥洗所。餐堂。及數小室。而入內闕。塔克雙眸絕銳。炯然四矚。類有所覓。尤於經過各室之構造。及其窗牖戶鍵。詳加檢視。置諸胸間。藉查兇犯之來蹤去迹。無少疎忽。旣而至較深處一室。裝飾頗華麗。左偏設一銅牀。稍前處置有圓桌。旁陳四皮椅。散亂不齊。下覆灰白色織花地毯。壁懸油畫。照像架六七。窗帷簾幕。均以輕紗爲之。惟對牀處。則懸錦幕。似另有一室。綺姑導諸人至是。止步不行曰。此卽阿兄臥處。猶前宵景象也。

塔克旣入。先趨牀前。細爲查驗。初無異象可見。復觀牀板地毯。以次及圓桌皮椅。果如薩爾布言。有一碎盃。及血迹二點。色甚鮮豔。塔克凝神審睇。微語曰。血有二點。確係新染。旣有血。恐未必無傷矣。加都等默然注之。察其意。嚮塔克忽

有所憶。詢綺姑曰。令兄平居。向有鼻衄否。綺姑曰。從未有之。塔克又自語曰。或者夜來諸客中。有出鼻衄之人。薩爾布詫曰。前夜有客來耶。塔克徐曰。然。吾雖勿審爲誰。然知至少當有四五人。加都亦駭。第素諗其燭微鑒隱。明察如神。必已睹有實據。因曰。何能識其若是之多。塔克微笑曰。無足異也。卽指對牀垂幕處。問綺姑曰。此門平時殆常扃不開者耶。綺姑曰。然。啟時絕少。塔克曰。吾料年來且無人一旋其鍵。闢而入之。然否。綺姑訝甚。目灼灼注其面曰。誠然。先生胡能審其詳。塔克曰。不見幕內門眶間。沙塵堆積乎。傭僕偷懶。以爲此處無人屬意。遂亦勿加灑掃。試觀積塵之上。非有若干雜亂之足跡耶。據狀推之。確有四五人。自其間來也。

諸人聞言互視。共驚其明敏。薩爾布趨前驗看。果見垂幕之下。黃塵厚積。上印足跡無數。大小不等。綺姑勿解其故。作驚疑色曰。人決不能由是而來。非特此

門鎖鑰遺失已久。卽阿兄諒亦斷不於深夜中。納人於茲。塔克曰。吾亦非謂令兄之招致。縱使有鑰。亦終不至於此等處。延納夜客。因問門外何處。綺姑曰。僅一暗室。曩作盥洗所。今久空矣。復問更前。又是何處。綺姑曰。緊靠公園。室外則有石梯。可通舍後。塔克擊膝曰。確矣。兇徒之闖此扉而入。良不足怪。必由公園中來也。因顧薩爾布與加都曰。暗室中積塵必厚。足跡應更明顯。薩爾布似未深信。加都則坦然無疑曰。先生才識天成。所見決無勿當。

塔克復在屋中。往來查察。旋拾桌下碎盃細審。見盃底留褐色淺滓少許。塔克作非常得意色曰。果不出吾所料。薩爾布趨前共視曰。君所料者何事。塔克曰。君不見盃中物耶。留此餘滓。則所盛者決非清水。顧色甚異。絕不類紅茶咖啡之屬。非證據而何。况桌上磁盃之水。適少一盃。則此盃中之水。必由盃所注。其理至明。語至此。舉眸視薩爾布。復曰。觀盃中水極澄潔。則此殘滓。必由後和入。

無疑。簡言之。卽初盛清水。後乃加以血耳。薩爾布駭呼曰。血耶。塔克若勿以爲異。徐應曰。然。血也。加都與綺姑亦俱駭問曰。何爲有是。塔克曰。今尙未能明告。幸少安毋躁。吾儕且入暗室觀之。因趨錦幕前。自懷中出匙無數。配入鎖孔。再換。卽呀然而闢。

塔克恐亂足跡。止諸人於外。啟扉先入。見其室作小方形。黑闇無窗。塵穢之氣。觸人鼻觀。塔克卽出懷中電燈四照。則竟空無所有。壁間油漆。已爲黴蝕。僅隱隱辨爲荷綠之色。地上黃塵密佈。果印足跡無數。較門外者尤顯。塔克俯身細視。一一區別其足印之大小。行步之重輕。人數之多寡。並探懷出皮帶尺。量其形式之闊狹長短。詳加比較。察其有無特異之形。書之日記簿上。極爲敏捷。不及二十分鐘。調查俱竣。欣然而出。示非常滿意色。自語曰。竟如吾料。

綺姑等時立室外。待佳消息。見塔克出。目光成一線注之。薩爾布急問有何端

倪塔克微笑曰。兇徒來者共三人。二穿軟底皮靴。一穿遊戲用履。右足視左足較巨。其人孔武有力。技藝絕精。必總會中會員。而常在會者。其他無所知矣。卽顧綺姑曰。有空屋可密談否。綺姑曰諾。卽轉身行。塔克語薩爾布與加都少坐。隨之而入。

第三章

塔克四顧無人。潛聲詢綺姑曰。此間有至戚否。綺姑搖首曰。無之。塔克又詢近處有伯叔昆仲否。綺姑曰。僅有一仲兄賓傑。隱居鄉僻。研究植物之學。塔克喜曰。善。此次變故。諒已知之。綺姑曰。然。已去電詳告。塔克曰。渠接電後。能入都否。綺姑沉思曰。恐未必至。仲兄刻苦於學。遇事都勿攪懷。諒不肯輟學而來。頃已得其覆書。敘述悲衷。而力囑我毋愁慮自苦。謂阿兄當日暮歸也。塔克曰。能決其必不來否。綺姑曰。然。如擬來者。不以電覆矣。塔克曰。如是亦佳。有肖像否。乞

假一觀。綺姑莫審其用意。第見先時調查之敏捷。心極敬佩。知必有計。因曰。吾家尙留其一。吾往檢之。遂入內寢。

少須。綺姑檢得賓傑照片。出授塔克。見爲一半身像。豐頤廣額。髭濃而短。繞於兩頰。眉重目陷。口輔嚴扁。含有果決之態。年約三十許。精神頗旺。塔克閱已。逕藏懷次曰。此片姑假我一用。不審令兄平昔常赴總會否。綺姑搖首曰。否。鄉居僻遠。都中且不恆至。僅入都時。偶爾一往。塔克曰。然則會員中當不盡識之。綺姑曰。然。仲兄性素好靜。沉默寡言。與會友不甚交語。卽去恆不終日。識者殊鮮。塔克曰。會中有知己否。綺姑曰。據吾所知。殊無一焉。塔克欣然曰。善。姑娘明午可赴拍突斯車站。迎令兄賓傑。綺姑訝曰。二兄耶。吾以爲不當來也。塔克微笑曰。吾所喬裝耳。姑娘應赴站相迎。驅車同返。再相率詣總會。言吾特因長兄失蹤而至。擬求助於會中之友。吾自能得正兇迹兆。令其入吾圓中。綺姑且疑且

喜曰。諾。吾當遵命而行。塔克悅甚。詳詰賓傑之性情舉止。並授方畧。堅囑緊誌。遂辭綺姑出。與加都等同去。

是夜。塔克微服離家。宿最繁盛之逆旅。一因擬聽市中人議論。或有兇徒之朕兆可尋。一則既任偵查。恐爲犯罪者所探悉。而潛蹤跡。致敗其計。轉蹈險境。蓋已逆料此案。所關甚重。實屬秘密黨中事。犯人之手段既極巧詐。舉動亦頗勇敢。非碌碌無能比。辦其案者。固至難而絕險也。繼乃舉其所揣測。及一切佈置。略與加都言。令明日傍晚時。潛俟於總會附近。隨機應援。

翌日。一句鐘。綺姑如約驅車至拍突斯車站。旣而汽笛鳴鳴然。火車自西北來。徐徐入站。乘客爭趨而下。收票處擁擠如蟻。又類巨潮決壩。入鐵柵之口。綺姑鵠立站次。秋波一剪。專注人叢。心盤輓輓無寧。念塔克不審作何景象。正凝想間。倏有一紳士趨步而前。與握手曰。綺妹久待矣。綺姑急視。見其丰神態度。儼

然一兄。與昨照片中像。無分毫異。脫非明知其贋。幾疑爲眞。不禁狂喜。失聲曰。誠不辨其爲。……塔克急止以目曰。勞吾妹遠迎。中懷滋感。妹氏容色。爲阿兄憔悴損矣。吾儕趣歸而籌之。綺姑轉不能應。急攜手出站。命駕過歸。入門。綺姑遍告家人。相率進見。竟無一疑及其僞。塔克恐音吐不類。故默然示嚴肅態。而狀益酷肖。旋入內室。與綺姑密語。並詢總會中人。孰與海倫交誼最厚。孰與賓傑相識。綺姑凡有所知。莫不詳告。

時逾四句鐘。賓傑之來。已傳遐邇。海倫至好。有臨訪者。塔克曰。可以行矣。因與綺姑相攜赴會。是日適星期六。會員多集。見綺姑咸趨與語。問海倫消息。盡表哀悼意。並相慰藉。蓋安勃氏夙負人望。而海倫性又謹厚。接物以和。故其哀辭。皆發自寸衷。初非矯飾。回首見塔克。大都勿識。間有曩曾觀面者。亦在模糊疑似之間。未敢遽認。綺姑因互爲介紹。敘述來意。亦均與握手寒暄。塔克矯作樸